

书香满柜 润流年

○ 李娟

古语有云：腹有诗书气自华。书卷无言，却见天地、藏山河、载光阴。它既无繁花惹眼，又不如烟火璀璨，却以内敛沉稳的姿态，滋养心性、沉淀风骨。其中乐趣，唯有读者方能感受。爱书，自然会四处求书，而藏书多了，便需要一方天地妥善收藏。

于是，书柜便成了藏书的最佳伙伴。小时候，我喜欢读书，总是想方设法地找书看。清贫岁月，乡下鲜有书店，想读到心仪的书并非易事。学校门口有个小书摊，卖些连环画、旧书本，每逢放学，我都会蹲在摊旁，挑几本带回家。我那本就不多的零花钱，几乎全花在了这里。父亲见我喜欢看书，便时不时从城里给我捎几本。

我的书渐渐多了起来，即便悉心整理、码放整齐，依旧占据书桌半壁江山，多少挤占了写作业的空间。母亲见状，先是找来几个大纸箱，靠在墙角摞在一起，做成简易“书柜”，再把书从最底层开始，层层码放，瞬间整洁许多。

大舅是村里的木匠，会做各种家具，

有一次来我家，看到我的“书柜”，便记在了心里。他回家后，从自己的山林中，精心挑了棵老榆树，亲手打磨、刨料、拼装，专门给我做了个书柜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书柜，没有精致漆面，没有复杂雕花，简单质朴，却方正稳妥。我将我所有的藏书，尽数摆放，心里乐得比吃了蜜都甜。

大学时，我有幸被分在新宿舍楼，六人间的宿舍放着崭新的书橱，四层，那些专业书籍和课外闲书都有了归宿。还记得每逢周末，学校西联教室前总会摆满图书，全部按斤定价，便宜实惠。从这里，我淘到不少绝版书籍，填满了四层书橱，也充实了我的青春岁月。

异乡就业后，我最初租房居住，生活尚未稳定，却依然改不掉买书的习惯，每每遇到心仪书卷必定买回，日积月累，各种书籍又堆满了逼仄的房间。那些日子，最是委屈了我的书——床头、餐桌、沙发、窗台，全都是书。无奈之下，我跑到城南的旧货市场，买来一个塑料鞋架当作书柜。纤细的支架撑起了满屋子的书香，守住了我那段颠沛生活的从容与诗意。

前段时间，装修新房时，我拒绝了所有装修方案，坚持定制了一整面墙的书柜。搬家那天，我把经年积攒的新旧刊物、写下的随笔散文、珍藏的旧卷残本，悉数归位，整齐陈列。柜中新旧书脊紧密相依，淡淡书香氤氲新居，我的心底全是满足。

夜晚，我依偎在书柜旁，抽一本最爱的散文集，万般感慨涌上心头：从废旧纸箱的将就，到大舅手作的温暖；从简易鞋架的单薄，到整墙书柜的安稳，小小书柜的变化，也是我成长的印记。

纸页虽无言，墨香却悠长。漫长岁月里，深拥满柜书香，读人间万象，润烟火流年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

年少时读白居易，印象最深的是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”，一派蓬勃倔强，满是少年意气。中年再读，却渐渐被那一句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打动。从烈火般的赤诚，到烟火里的温润，隔着半生岁月，白居易把一整段人生，都写进了诗句里。

他本是心怀天下的人，信奉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在朝堂之上，他敢直言进谏；在笔墨之间，他为百姓发声。《卖炭翁》的辛酸，《长恨歌》的苍凉，《琵琶行》的失意，都是他在世事浮沉里，真心交付的见证。他也曾锋芒毕露，以笔为剑，想要照亮世间不平，却也因此屡遭波折，在宦海沉浮中尝尽冷暖。

官场失意之后，白居易转而把一腔热忱投向地方百姓。长庆二年，他主动请辞外任，赴杭州做刺史。在杭州，他主持修筑西湖堤岸、疏浚六井，把治水利民的实事一桩桩做在实处。也正是在他治下的西湖，才有了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”的盎然春意。后来转任苏州，主持修建山塘路，这条堤路后人也称“白公堤”，沿路遍植桃李莲荷，既方便百姓出行，又装点一城风景。离任之日，百姓夹道相送，依依惜别，便是对他最好的认可。五十五岁，他在苏州刺史任上因病罢官，此后常与好友刘禹锡携手同游，诗酒唱和。在筵席之上，他挥笔写下《醉赠刘二十八使君》，以“举眼风光长寂寞，满朝官职独蹉跎”“亦知合被才名折，二十三年折太多”，为友人半生坎坷鸣不平，真情厚谊，尽在诗中。

历经半生宦海浮沉，白居易最终远离长安，定居洛阳履道里，真正开启了“独善其身”的闲适岁月。筑园置宅、寄情山水，与老友往来酬唱，亦潜心佛法，看淡了名利纷争。“蜗牛角上争何事？

从『离离原上草』 到『能饮一杯无』

○ 安格

石火光中寄此身”，便是他通透心境的写照。晚年的他静心整理一生诗文，抄录传世，让民生疾苦与心路历程都留存在文字之中。

人的一生，大抵都是如此。从热烈奔赴，到安静自守；从兼济天下，到独善其身。白居易用一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熟，不是失去热情，而是在沧桑之后，仍能守住内心的温暖与平和。

千年之后，那些诗句依旧朗朗上口。我们读的不只是唐诗，更是一段人生、一种心境——在匆匆尘世里，愿我们都能保有少年的坚韧，也能拥有晚年的淡然，于平凡日常中，寻得一份心安。

连载 67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谢榛病倒了。他不想吃喝，不想睡觉，只愿静静地躺着。白天里躺，黑夜里躺。这天，他轻轻吟出两句：

奈何君子交，中道两弃置。
几天过去，李先芳来访。看到谢榛这样，立即找来医生诊治。

医生是一个白须老者，走路颤颤悠悠。号完谢榛之脉后，对李先芳说，这是你的朋友吗？

李先芳点头。
医生说，你朋友没有大碍，只是心有郁结而已。开几服药吃下，然后带他出去看看山水，也便好了。

谢谢大夫！
因为政务在身，李先芳只好把一个家人唤来，侍候谢榛吃药。几天过去，谢榛想吃东西。家人便去街上要了谢榛想吃的东西。东西吃下，睡意上来，谢榛睡了一天一夜。

无巧不成书，李先芳正愁没有时间陪谢榛游山玩水呢，李秦到京师来了。李秦与李先芳，早在李先芳考中进士之前，就在濮阳认识了。李秦见到李先芳，互道契阔之后，李先芳说，你调补京官，何时到任呢？

李秦说，十天之后吧！
先芳说，正好，你陪着茂秦在京郊风景之地转悠转悠吧。他生病了，刚刚痊愈。

李秦说，什么病呢？
先芳说，你慢慢问他吧。
先芳把手头的公务做完，便与李秦一同来到王四客栈。

两人走进客栈。推开房间，先芳见谢榛坐在桌前发呆，家人在一边沏茶，心便放了下来。谢榛看见李秦，眼珠有点发红，说，仲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
李秦说，又见面了，说明我们有缘啊。
李先芳说，仲西已是礼部右侍郎了，可喜可贺！

谢榛高兴了，说，仲西，恭喜你！
先芳说，我没时间，仲西十天之后才到任，正好由他陪你逛逛京郊山水。
谢榛说，那太谢谢了。我净遇到贵人，毫无私心地帮助我。

李秦说，对了，我在安阳遇见曹嘉了。他现已致仕，回老家扶沟养老去了。他对我说，遇见茂秦，让他到扶沟老家找我。

谢榛动情地说，是他助我刻印的第一本诗集，好人啊！

第二天，李秦购买了两匹劣马。李秦、谢榛骑上劣马，向辽东镇进发。所谓劣马，是相对于战马而言，并不是不好。前往辽东，是谢榛选择的，因为辽东镇总督是老乡江东。江东是东昌府朝城县人氏，本是一个文官，却因富有谋略善于带

兵，成为有名守边大臣。

谢榛已是恢复精神。时候虽然已是六月，但越往东走气温越低。这样，跋涉时流汗并不太多。不一日，来到秦皇岛。离着好几里路，谢榛便看到了海平线，看到了水汪汪、迷蒙蒙的一大片。李秦说，那就是大海了。谢榛激动得不得了，大声喊道，我看到海了，我看到海了。随即，他朝马的屁股上狠抽一鞭，马儿便狂奔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便至海边。谢榛勒住马儿，静静观看。大海之水一波一波地往岸边涌来，退去；涌来，退去。白浪如雪，眩人眼目。

谢榛跳下马来，把马拴于一棵小树上，便朝着水边奔跑。到了近前，海水的湿咸气息立即包围了他。他用脚轻轻地触着细细的沙子，产生一种躺上去的念头。他幻想，如果妻子在身边就好了，如果芷兰在身边就好了。

海水涌动的哗哗声把他唤回现实。此时李秦已至近前。两人也不说话，各人看各人的，各人想各人的。谢榛想到《庄子》的《秋水》篇：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；泾流之大，两涘渚崖之间，不辩牛马。于是焉，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。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。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。

真的是不见水端。谢榛极目远望，水、水、水，哪里都是水，多远都是水。谢

榛想象自己变成了一只鸟儿，在海水之上往前飞呀飞，飞呀飞，不至尽头，绝不停飞。对了，这鸟，就是大鹏鸟了。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

在大海面前，谢榛感觉到自己的渺小：身体的渺小，内心的渺小。人生路上的一点点委屈、一点点屈辱，算得了什么呢？为了创造出流芳百世的宏伟诗篇，任何代价都可以付出。

谢榛、李秦沿海而行，大体方向是往东北。饿了，二人便下马找家饭馆，随意吃些东西。这东西自然多是鱼类了。谢榛一开始吃不习惯，慢慢地就喜欢上了。谢榛发现，吃鱼吃得肚子有点撑了，骑在马上时间不长，撑的感觉就没有了。这点让他十分欣喜。看来，鱼肉与猪肉是不一样的。

这一天的天色将黑之际，二人来到葫芦岛。守门军士看见，便问，二位可是京师来的？

李秦回答，是。
军士问，是不是李大人与谢先生？
李秦说，是啊。
军士说，两位请进吧！
李秦问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姓氏？
是刘指挥告诉我们的。
几人对话之际，其他军士已是通报给了刘指挥。

（未完待续）